

綱鑑易知錄

漢

十三卷

|     |    |
|-----|----|
| 4   | 13 |
| 537 |    |
| 8   |    |



113  
537  
8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二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次郎大寄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太宗孝文皇帝

綱 戊辰七年六月未央宮東闕眾浮愚司災未央宮

十七闕見五卷十八眾愚即今之亮隔蓋宮殿簷戶間也眾浮愚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貌

綱 己巳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為列侯民有

未央東闕眾愚災

尺布三粟  
之謠

長星出東  
方

文帝誅薄  
昭

歌淮南王見上卷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

春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封王子安等四人

為列侯綱長星出東方發是時君德方明政事無闕

應歟

綱辛未十年冬將軍薄昭有罪自殺薄昭之死先

今綱目不書殺將軍薄昭而書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則所斷為甚明夫昭雖帝之舅亦人臣耳安有人臣

殺天子之使者而可綱薄昭太后殺漢使者帝不忍

追其罪哉誅之當矣弟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不自引分也昭不肯使

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胡一桂曰法乃天下公共之名器也法可宥天  
子不得私誅法可誅天子不得宥故殺人者  
死文帝之法乃受之於高祖者也昭殺漢使正  
坐此科釀惡椒房盜竊神器悉此焉基之斯時  
也將欲全之以慰母心則上違高祖之成憲固  
不孝也將欲殺之以保宗社則母或不食而死  
亦不孝也但誅昭以傷母不孝之罪小廢法以  
存昭不孝之罪大世固未有變及乘輿而母能  
獨存者也則誅昭正所以存母耳音釀音娘去  
非達權通變者其孰能與於此註聲椒房  
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暖而香辟除  
惡氣也故后家稱椒房神器天下也老子天下  
神器不可為也

綱壬申十一年夏梁王揖見上卷卒徙淮陽王武見

卷二九為梁王目梁懷王薨無子徙淮陽王武為梁

綱監易印錄 卷十二 漢文帝 二

龍錯言邊事

王梁見下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綱句  
奴寇狄道今陝西臨洮時匈奴數朔為邊患太子  
家令鼂潮錯措言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  
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臣又聞用兵之急者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  
三曰器用利故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  
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  
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以蠻夷攻  
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

智囊

山阪返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石風雨罷疲  
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異地輕  
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下馬地鬪劍戟相接此  
中國之長技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春秋  
時戎國秦昭王滅之置義渠縣今陝西慶陽府寧州來歸義者長技與匈奴同  
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  
輕車材官有材多力之士制之兩軍相為表裏而各用其長  
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答焉錯為人峭直  
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前漢書

卷一百一十二

漢文帝

三

雪航趙氏曰鼂錯四上邊事先後始終皆有條  
 理文帝嘉納皆底於行可謂有用之文章矣若  
 能以孔孟之道正其心術伊傅之道輔弼人主  
 豈不為漢廷之良佐乎而乃以申韓刑名之學  
 峭直刻深以教太子當時賈誼上書言三王教  
 世子之道至為詳切蓋知錯所教非玉道也故  
 景帝即位卒啓七國之變袁盎以私隙詭計而  
 陷之卒受覆宗膠身之禍蓋其平日以申韓刑  
 名導景帝為刻薄之事不虞自罹其酷也後之  
 人臣可不以錯為戒乎

募民徙塞  
 下

塞卒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降敵救之纔到則  
 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  
 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

綱募民徙塞賽下。鼂錯又言曰胡人擾亂邊境備

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耕不

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

招集民免罪拜爵復其家復除其賦役予冬夏衣廩食

胡人入驅而能止獲也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

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其與東方之戍恕卒不習

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綱癸酉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今河南開封府延津縣東

潰會金隄低。自開封府滎陽縣東至山東濟南府

通謂之興卒塞之法書河決綱春三月除關無用傳

除關無用  
 傳

入粟拜爵  
免罪  
最錯請貴  
粟

轉去聲。傳信也。兩行書給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  
之乃得過。謂之傳。今除去關。出人無禁。不用傳也。  
綱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賜農民今年半租。鼂  
錯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  
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今海內為一。無有水  
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  
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  
農也。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  
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  
可衣。粟米布帛。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

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  
務農在於貴粟。今募天下入粟縣官。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得  
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滲。屑散也  
而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  
者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  
生於地而不乏。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  
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錯復言。邊食足以支五  
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  
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勸農。大富樂矣。詔賜農

親耕桑

除祕祝

除肉刑

繼榮

民今年租稅之半。

綱甲戌十三年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目詔曰朕

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綱夏

除祕祝目初秦時祝官有祕密也祝即有災祥祥變異之氣

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百官之

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不取其除

之綱五月除肉刑法書除肉刑何予之也肉刑古法也

忍人之目齊太倉上供日令淳于複意有罪當刑刑肉

刑也斷趾之屬其少女緹啼榮榮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

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

者不可復屬祝也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願沒人

為官婢以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詔除肉刑有以

易之具為金當黥者鉗為城且春當劓者上既躬脩

玄默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

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

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同疏同闊罪疑者予民

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綱六

月除田之租稅法書除者何永除也再賜天下半租仁

有刑錯之風 除田之租稅

有餘蓄能若是乎。曰：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終綱目一而巳矣。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農也，末賈也。言農與其餘之賈俱出租無異也。

致堂胡氏曰：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眾，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於郡縣之時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絲綉之奉，復數為邊患，深入寇盜，命將出師，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致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三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蓋文帝節儉，起化於身，衣弋絺履革鳥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百金之費亦不荷用。一人如此，宮闈是效，流傳國都，以及遠外，莫有奢侈之習，則其財蓋不可勝用矣。

綱目 乙亥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特筆也。與昔至祁連而還，封狼居胥山而還，封至祁連山，刻石勒功而還者，大有逕庭矣。註：連見十四卷三封狼居胥，見十四卷八登燕發，十一年書然山見二卷二，逕庭見上卷十五。明匈奴寇狄道，募民徙塞下，是年又書人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始與薄伐獯狁，至于太原者，如出一轍。特筆於此，蓋美之也。音：獯狁音險，允匈奴別號。目：匈奴十四萬騎入朝。潮：今陝西平涼縣。蕭關：在平涼府。上親勒兵，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為將軍，擊逐出塞而還。綱目：赦作徒魏尚，復為雲中守。法：書作徒何。目：上輦。見上卷。過郎署。郎官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趙人。上曰：昔有為我



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下今吾每

飯返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如廉頗見六卷

李牧見七卷之為將也上拊髀彼之外也曰嗟乎吾獨

不得頗牧為將耳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

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

跪而推退平聲轂天子親為推其車轂曰闕坤上聲以內郭門

寡人制之闕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

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軍市租軍市謂軍人貨易之

地市有稅稅即租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不必覆奏朝廷委任

拊髀思頗

增諸祀壇  
場珪幣

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魏尚為雲

中今山西大同府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匈奴遠避不近

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眾上功上斬首捕虜之

功幕莫府見七卷一言不相應英斬捕之數不合文吏以法

繩之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因謂一首為

一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

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

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綱春增諸祀壇場珪幣

且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祭神之玉帛且曰先王遠施不

求其報望祀

祭其國中。山川日望。謂不必至其處。但遙望其方而祭之。

不祈其

福。右賢左戚。

先賢後親。

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

官。

攝行祀事者。

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

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綱。丙子十五年春。黃龍見。

現成紀。

今陝西鞏昌府秦州。

目初張

蒼。

見上卷。

以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為當土德。其

應黃龍見。蒼以為非。是罷之。至是帝名臣為博士。與

諸生申明土德。章改。

草糊改易。

歷。

見同服。

如王制。虞深衣。夏燕衣。殷縞衣。

周玄色。

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

事蒼由此自絀。綱。夏四月。

黃龍見成紀。

始郊見五

帝

文帝策士

得龜錯

帝如雍。

今陝西鳳翔縣。

始郊見五帝。

法書。天。而巳。而日。有五帝焉。非古

也。自是郊祀五時不可

綱。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

勝書矣。書始病帝也。

極諫者以鼂。

潮

錯為中大夫。

法書。親策何譏也。何譏躬。錯耳。以是為失。入故譏之。是故文帝策士而得鼂錯。

則書親武帝策士而得公孫弘。則書親文宗策士而失劉實。則書親皆譏也。

終綱。目書親策三而巳。註。宗見五七卷十五。目錯

以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

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綱。作渭

陽五帝廟。

法書。新垣平請也。帝於是少惑矣。

目趙人新垣平言長安

東北有神氣。成五采。乃作渭陽五帝廟。

一字五殿。在西安府西北。

作渭陽五帝廟。

綱丁丑十六年夏四月親祠之以新垣平為上大夫

親者何不宜親者也既郊見矣又作廟而親祠之是故文帝祠五帝廟則書親武帝祠竈則書親桓帝祠老子則書親皆晉武帝見下卷十六相

祠渭陽五帝廟貴平至上大夫而使博士諸生刺

刺六經作王制

也六經中作王制所以述先王議巡狩封禪卷四事

立齊王子六人為王

綱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曰立悼惠王肥見上

卷子將閭為齊王都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志為濟北王都山東濟南府

長清賢為菑川王都青州府壽光縣雄渠為膠東王都山東萊州府

即墨印為膠西王都萊州府高密縣辟光為濟南王都濟南府歷城

立淮南王子三人為王

綱分淮南地立厲王見上子三人為王曰安為淮

南見上王勃為衡山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王賜為廬江今廬州府

詔改元治汾陰廟

王見上綱詔更以明年為元年治汾焚陰廟明即位

候日再中

以元紀年故雖累數至百不改也文帝至是已十六年乃休於邪臣之說無故改元果何義哉直筆書之其失自見目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而使人持玉杯詣闕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推測也日再中日昃而復回午也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

令天下大酺酺布德大飲酒也王者平言周鼎在泗水中

見入今河決通於泗而汾陰今山西平陽府榮河縣有金寶氣

後元年

意鼎出乎於是治廟汾陰欲祠出鼎

綱戊寅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誅

法書文帝之篇令德善政相望

於冊至末年而書增壇場珪幣始郊見五帝作五帝廟親祠之以新垣平為上大夫治汾陰廟如日月之食不能不為全美之累焉及書新垣平伏誅則所謂更也人皆仰之矣綱目抑左道凡加士必以伏誅書

目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綱詔

議佐百姓

議可以佐百姓者目詔御史曰聞也者數年不登又

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

有過與平何以致此夫度譯田井益寡計民未加益

而食之甚不足者毋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

蕃為酒醪牛以靡散穀者多六畜休去聲。牛。羊。馬。犬。豕。雞。之食

焉者眾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

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綱已卯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目匈奴連歲入邊殺

略甚眾上患之乃遺去聲匈奴書單蟬于猶漢言亦使

當戶匈奴官有左報謝復和親綱秋八月丞相蒼免

以申屠嘉為丞相目張蒼免帝以后賈弟廣國賢有

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申屠

嘉故以材官見上蹶張以足蹋弩張從高帝為入

綱蓋易印錄 卷十一 漢文帝

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為丞相是時鄧通見上卷方

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

下幸愛羣臣即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

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吸名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

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先上聲頓首謝

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

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

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

也弄戲君釋之通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申屠為檄  
名鄧通

文帝彙道  
致治安

朱沛國曰人主不能行法能容臣子之非法而  
後人主之勢尊人臣奉法能不容人主之撓法  
而後人主之法信文帝寬厚仁恕非有震世之  
威而人莫之畏者何也以其能容臣下守法而  
不撓也夫大中之大夫中二千石至貴也一戲  
上則丞相得以擢名而議斬太子君之貳藩王  
帝之愛子也一不司馬門則六百石之公車  
令得以易奏而遮聞中郎將小臣也得以如妾  
之分而撤夫人之坐席軍門都尉冗官也得以  
將軍之命而過天子之乘輿人臣執法不以天  
子之故而喪其所守人主徇法不以臣下之微  
而撓其所執此漢室之所以興隆而文帝之柔  
道所以得註音太子藩王見上卷二六中郎將  
致治安歟註音見上卷二二軍門都尉見下

綱癸未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

屯兵以備之法註音等者何略之也於是六將軍備朔而

夫也。匈奴入上郡。今陝西延安府雲中。今山西大同府殺略甚衆。

烽火見三卷通於甘泉。見上卷長安。京師。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

遣將軍令兔屯飛狐。在大同府廣昌縣蘇意屯句注。山名。在山西太

原府張武屯北地。今陝西慶陽府周亞夫勃次次見七細柳。

原名在西安府城內。昆明池之南。劉禮次霸上。霸水之上。在西安府城東徐厲次

棘門。在西安府城東北以備胡。上自勞去聲軍。至霸上。及棘門

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

甲。銳兵刃。彀張也弓弩持滿。引滿而不發先驅前導也至。不得

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

細柳軍

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下

去。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

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

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介甲也。冑

禮曰。介冑不拜。為其拜而菱拜。朱子曰。菱猶言有所

謀。菱。不利。屈伸也。兜。整首鑑也。兜音斗。平聲。整音

音到。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去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

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爾。其將固可襲而

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

直將軍

遠塞兵罷拜亞夫為中尉

郭大有曰文帝勞軍細柳先驅至不得入節制之師宜若此矣但天子既入其營亞夫當鞠躬稽首可也何尚以介冑自居長揖不拜是過於守法而幾於慢君矣使所遇非帝禍能不及哉

綱夏大旱蝗詔弛利省費以振民弛廢也利謂山澤魚鹽竹木之利

綱甲申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令天下吏民書三日皆釋服

短喪廢古禮誤後世之大者其不書始何也綱目之意不專罪帝也然則尚奚罪罪其嗣君與臣子爾矣然行而有悖於義雖有父令不可從也況三年之喪所以盡生者之孝心又非父之所得命者也然則孝景之薄於君親其罪益大矣

綱葬霸陵見上卷 目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

孝景之罪益大

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廢也以利民嘗欲作露

金露臺惜百

臺以臺上小屋顯露為名非謂承露也名匠計之直價也百金漢以一斤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上曰百金中人貧富之間十家之產也吾奉

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黑綈厚繒所

幸慎夫人衣不曳異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

下先治霸陵皆瓦器因其山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

賜以几所以杖所以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

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

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後世鮮能及之

東萊呂氏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是三者。可盡也。而不可繼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帝是也。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衣不曳地。可謂不敢輕靡。天下之財。向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兵出塞。可謂不敢輕用。天下之力。是王不朝。賜之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愧心。可謂不敢輕索。天下之情。以其所餘。貽于孫。凡四百年之漢。用之不窮。皆文帝之所留也。

太子啓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

后。綱。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孝景皇帝

名啓。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歲。而崩。諡法布義行剛曰景。帝遵孝文之業。至於移風易俗。黎民淳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然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

綱。乙酉。孝景皇帝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為太祖。孝

文皇帝為太宗。令郡國立太宗廟。曰丞相嘉。嘉

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

為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為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

祭也。天子七廟。以次祧。遷。惟太祖太宗不遷。郡國宜各立太宗廟。制曰。可

綱。夏。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書復者何。嘗除也。文帝除之。至景

帝而復收。非得已也。然止收半租。則賜民半租矣。自是遂為常制。綱。減笞法。曰。初文

帝除肉刑。見上。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笞五百。見

六。者。率多死。是歲詔曰。加笞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

可為入。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綱。以張

三十而稅一  
減笞法



張歐長者

歐為廷尉。目歐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太欺。

綱丙戌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綱夏四月太

皇太后薄氏崩。綱六月丞相嘉卒。目時內史鼂錯數朔

請閒見上卷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耕

定。丞相嘉自紕疾。錯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

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塹軟平垣也。塹垣廟外。垣內餘地。嘉聞為

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自歸。也。自首至朝嘉

請。請奏也。上曰。錯所穿乃外塹垣。故冗官也。散官居其中。

且我使為之。錯無罪。嘉罷朝曰。吾悔不先斬錯。乃為

所賣。歐血而死。綱以陶青為丞相。鼂錯為御史大夫。

綱彗星見五卷出東北。書彗星記異也。自是熒惑

七國反。兵滿天下。此其應也。綱目書彗十有綱秋衡

山。見上雨。聲。雹。薄。雹。雨。冰也。穀梁傳註。綱熒惑逆

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開歲星逆行。天廷中。熒惑見十

星木星歷二十八宿。宜徧陰陽。十二月一書月食不

次此星行一次而四時之功畢。故曰歲星。法書書出

北辰。何月有常道。錯行至此大異也。歲星不

書此其書何。記大異也。終綱日書歲星一而已。綱丁亥三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目梁見上孝王以

彗星出東

熒惑逆行

守北辰

月出北辰

歲星逆行

天廷中

綱監易知錄

卷十二 漢景帝

十六

竇嬰諫傳  
梁王

竇太后少子故有寵居天下膏腴之地賞賜不可勝  
 升道上嘗與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  
 辭謝雖知非至意然心內喜詹事實嬰引卮見九酒  
 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何  
 以得傳梁王太后因此憎嬰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  
 籍梁王以此益驕綱春正月長星出西方洛陽東  
 宮災發變紛紛見於史冊至是又書長星出西方洛  
 陽東宮災未幾果有七國之亂漢幾不保帝豈有外  
 政逆令以干天地之和者乎寬仁恭儉家法未改而  
 天變若此先儒有言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  
 妖星厲鬼景帝失德未形特以忌刻少恩而變異應

長星出西  
方

七國反

殺晁錯

之捷如影響然則人君一念之間所繫若此觀之綱  
 目所書則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是可不謹諸  
 綱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  
 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反以周亞夫為太尉將兵討之  
 殺御史大夫晁錯二月亞夫大破吳楚軍濞亡走越  
 戊自殺發濞為逆已久特因晁錯而發耳然使錯徐  
 兵之端故書錯死於七國反之下以見禍變之興由  
 錯而發然則書殺而不其官何哉錯之為謀雖日  
 失於輕舉要之為宗社大計非為一己計也景帝聞  
 變倉皇無策一聞小人之說遽爾輕殺後之臣子孰  
 敢盡心為國謀慮者哉世儒論錯或以為忠或以為  
 愚其說不一今觀綱目所書則錯無罪見殺較然甚  
 明後之論錯者要當以是為的

綱鑑易知錄

卷十二

漢景帝

十七

目初孝文時吳見二十七卷  
 太子入見得

侍皇太子飲博局戲爭道行碁之路不恭皇太子引博局碁盤

提底殺之吳王稱疾不朝京師始有反謀文帝賜擲也

吳王几杖老不朝吳謀益解然以銅鹽故百姓無賦

見上卷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

者四十餘年鼂錯數朔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

即位錯曰高帝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見十卷今吳王不

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德至厚主當改過自新反

益驕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

鼂錯請削諸國

室雜議莫敢難去聲獨竇嬰爭評之錯又言楚王戊高帝弟交

孫都江趙王遂高帝孫幽王友子有罪皆削一郡膠

西王印見有姦削其六縣方議削吳吳王恐因發謀

舉事聞膠西王勇好兵使人說稅之又身至膠西面

約遂發使約齊王將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濟南王辟光

同皆許諾初楚元王名交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

受詩於浮丘復姓伯齊人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

不嗜酒元王每為去聲設醴酒及孫戊即位常設後忘

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

醴酒不設

楚人將鉗東以鐵我於市遂謝病去戊坐削地事遂與

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見二卷之使雅春身正

也春之於市及削吳會稽今江南蘇州府豫章見上卷郡書至

吳王遂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

反遺去聲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初文帝且崩

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見上真可任將兵至是

上乃拜亞夫為太尉見上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

遣酈寄擊趙爰布擊齊寶嬰屯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監

齊趙兵初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謹歡譁錯父聞之從

文帝臨崩  
戒太子

鼂錯父不  
忍見禍逮  
身

袁盎計殺  
鼂錯

穎川今開封府許州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

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為也錯曰不如此天

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遂飲藥

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七國反以誅錯為

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錯

素與吳相袁盎不善盎夜見寶嬰為言吳所以反願

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上方與錯調

去聲兵食問之盎曰願屏丙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

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盎曰吳楚相遺書言賊

臣鼂錯擅適同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今獨有斬錯發使赦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給臺上聲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乃使盜使吳謁者僕射見上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

鄧公訟鼂錯

卷二

四 鄧公為校尉以言軍事見上曰吳為反計數十

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吾亦恨之盜至吳吳欲劫使將盜得聞諫脫亡歸報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票輕慶快捷也難與爭鋒願以梁文帝封于武於大梁今開封府祥符縣後徙睢陽今河南歸德府委之絕其饒同餉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轉去聲傳驛車也欲急故乘傳車六乘也將會兵滎陽見上發至霸上見上趙涉遮說遮道而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穀澗免穀山在河南河南府永寧縣澗水在河南府澗池縣之閒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今陝西西安府藍田縣出武關在西安府商州抵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直入武庫蕭何造以藏兵

趙涉遮說亞夫

綱鑑易知錄

漢景帝

二十一

亞夫破吳  
楚軍

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澠。開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而東北走昌邑。見八卷。吳攻梁急。亞夫使輕騎出淮泗口。在江南淮安府城北絕吳楚兵後。塞其饒道。吳兵欲西。梁城堅守。不敢西。即走漢軍。亞夫堅壁。軍壘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鄒隅也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

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綱是月晦。日食。越人誅濞。齊王將闔及卬遂皆自殺。雄渠賢辟光皆伏誅。

復置關用  
傳

綱戊子四年春。復置關。用傳。見上出入。以七國反。綱備非常也。

夏四月。立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

綱己丑五年春正月。作陽陵。景帝壽陵在西安邑。募

民徙居之。綱遣公主嫁匈奴單于。書高帝九年取家

嫁單于不書書和親此其書公主何重帝子也。自帝創有此舉。繼是不可勝書矣。

綱庚寅六年冬十二月。雷大霖雨。綱秋九月。廢皇后。

公主嫁單  
于

廢后自景  
帝始

薄氏景帝即位以來不書書廢辭有二書廢皇后某  
氏廢有罪之辭也綱目書廢后自景帝始

廢太子榮  
為臨江王

綱辛卯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為臨江今湖廣王

目初燕王臧荼孫女臧兒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

死更嫁田氏生蚡焚上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

婦生女俗上筮之白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

內納之太子宮生男徹及帝即位長公主嫖飄。景

嫖帝妹名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

公主見帝怒不許公主欲予徹王夫人許之由是公

主日讒栗姬而譽平徹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

帝同銜嫌恨也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促大行鴻臚

即今人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汝所宜言邪遂

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評不能得乃謝

病免栗姬恚惠恨而死綱春丞相青陶免以周亞夫

為丞相罷太尉官綱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為皇后膠

東王徹為皇太子綱以郵質都為中尉書中尉未有

帝始書則郵都甯成其人焉帝之刻深有以名之矣目始都為中郎將敢直諫

嘗從入上林見上卷賈姬如廁次野彘卒莽入廁

罷太尉官

蒼鷹

梁王殺袁盎

上目都都不行欲自救姬都伏上前日亡一姬復一  
 姬進天下所少寧買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  
 后何上乃還都為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去聲無  
 所受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尤嚴酷行法不避貴戚  
 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綱壬辰中元年夏四月地震綱衡山原都雨雹見上十六  
 目大者尺八寸

綱癸巳二年春三月徵臨江王榮下吏榮自殺  
 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綱秋九月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春秋大居正

書袁盎何奉常也然則曷為不書官薄梁罪也殺天  
 法子之議臣則曷為薄之不以失刑病帝也其不以  
 病帝何武太后所愛至為涕泣不食則帝誠有所不  
 忍矣帝素刻薄者於是而天理之心油然而固不得以  
 失刑病之也是故以失刑病其君則雖審食其書爵  
 不以失刑病其君則雖袁盎不書官綱目之權衡審  
 矣首審食其見目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見上得賜  
 天子旌旗出蹕入警見上王寵信羊勝公孫詭勝詭  
 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為嗣嘗因  
 置酒謂帝曰宮車晏駕見十卷用梁王為繼帝跪曰  
 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與而立弟穆公以生禍  
 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公羊傳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一

漢景帝

二三



年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宣公死，穆公立。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由是太后議格止也。梁王由此之禍，宣公為之也。

韓安國諫梁王

怨盜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盜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按捕勝詭。勝詭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誅誘也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令勝詭自殺，出之，使鄒陽見皇后，兄王信曰：「長君王稱

鄒陽說王

信弟田蚡也得幸於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

今梁王即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

為足下憂之。長君誠為上言，毋竟梁事，太后德長君

入骨髓。水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實太后金城之固

也。長君乘閒閒乘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憂梁事

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廡，悉

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

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

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

田叔燒梁獄辭空手來見

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為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伏闕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連上聲矣。以田叔為賢。擢為魯相。

禁酤酒

綱甲午三年夏四月地震。旱。禁酤。沽。賣也。酒。綱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是月晦日食。綱丞相亞夫免。目初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而梁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王皇。后兄。帝與亞夫議。

周亞夫諫侯王信

周亞夫諫侯降王

詔獄疑獄

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綱以劉舍為丞相。綱丙申五年秋八月未央宮東闕災。綱九月詔獄疑者。入三聲。年上去。之。目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以文法致人。於罪曰文致。而於人心不厭。煙入聲。服也。者。輒讞。平議也。之。

郊五時

二月雪

綱丁酉六年春二月郊五時時見三卷二四郊五時

綱三月雨去聲綱夏四月梁王武卒分梁地王其子

五人目梁孝王薨太后哭不食日帝果殺吾子帝哀

懼不知所為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買明彭離

定不識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見上卷二太后乃說為帝

加一餐綱更減笞法定箠令書更減何易輕刑也前

減重予之也終綱目既減笞法見上笞者猶不全乃

更減笞三百日二百笞二百日一百又定箠追上去聲令

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去聲其節

更減笞法  
定箠令

李廣卒遇  
匈奴

當笞者笞臀豚畢一罪乃更耕人自是笞者得全綱

六月匈奴寇鴈門上郡目匈奴入鴈門今山西太原府代州上

郡今陝西延安府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猝遇匈奴

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

奴追射石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

不敢擊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陣二里所令皆下

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將之乘出護其兵

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卒皆縱

馬臥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綱秋七月

晦日食。綱以甯成爲中尉。書法見上二二。目自郅都死。中二。效。郅都其廉不如。然宗室豪傑人人惴恐。

詔治獄者務先寬

綱。戊戌。後元年春正月。詔治獄者務先寬。書前書詔

獄之。繼書更減答法定。董令。此書詔治獄者務先寬。三年而書恤刑之政。三帝雖天資刻深而於刑獄亦可謂用情矣。目。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

者。讞見上。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綱。夏。大酺。見上。五日。

地震二十日

民得酤酒。見上。於是綱。地震。目。震。凡二十二日。綱。丞

相舍免。秋七月。晦日食。綱。八月。以衛綰尋上爲丞

相。直不疑爲御史大夫。目。初。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

謹無他。上爲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

文帝且崩。屬祝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

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

疑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

慙。以此稱爲長者。人或毀不疑。以爲盜嫂。不疑曰。我

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綱。下條。今直隸河侯周亞夫

獄。亞夫不食死。目。帝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恣。大塊。

直不疑償金

設裁無箸

肉無切肉。又不置箸。

住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官名也。

帳帷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猶言此莫不滿意於君。

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

此鞅鞅。同。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

之工。尚方。少府屬官。掌工作。甲楯。同。可葬者。為人

所告。事連汗亞夫。名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綱已亥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書地震多矣。未

有數也。綱目書地震百一。書地動一而已矣。綱夏四月。詔戒二千石脩職事。目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

戒二千石脩職事詔

地一日三動

者也。錦繡纂組。纂赤組。組印紱。害女紅。工者也。農事傷則飢

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

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

下先。欲天下務農蠶桑。素有蓄積。以備災害。今歲或不

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行

賈。漁奪百姓。奪民若。漁獵然。侵牟萬民。侵民如牟。賊也。其令

二千石。見三十五卷。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

丞相以聞。請其罪。綱秋大旱。綱十二月。雷。日

日月皆赤。日如紫。

綱庚子三年冬十月。日月皆赤。

漢景帝

二八

五星逆行  
守大微  
中月貫天庭

禁采黃金  
珠玉

如紫五星逆行守大微月貫天廷中太微天帝南宮也龍星右角日

天書日月赤凡五日大異也踰月而日復如紫月貫天廷又有五星逆守太微之變乾象莫大於七

政各徵並見會不改月變孰大焉未幾而國有大喪變不虛生信矣哉日月赤日如紫終綱目各一書而已

綱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綱帝崩太子

徹即位六年十綱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

后二月葬陽陵見七求新劉氏日賀善贊日景帝之資素號刻深以所書考之殺鼂錯廢薄后殺太子榮獄周亞夫皆其病根之發見者也然觀其從田叔之言置梁事於不問亦庶幾易悟者中五年以後三年而書恤刑之政三則君子蓋未嘗深絕之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二

致堂胡氏日文景養民厚矣然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班固謂孝文恭儉孝景遵業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竊以為不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人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事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慄失措其大致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道薄以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佞紕由屠嘉戮鼂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缺其視文帝益相遠矣獨節儉愛民一事克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三  
周之烜靜專  
周之燦星若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三

周之烜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

名徹景帝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歲而崩諡法威強睿德曰武

帝征伐四夷海內虛耗末年不免輪臺之悔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使其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綱辛丑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

改元有年冬十月號始此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治

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法書特筆也文帝之世再書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矣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廣川不書所罷於是特書治申韓蘇張之言皆罷之嘉統一也終綱目書舉賢良而有所罷者一而已

董仲舒賢良三策

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

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醒又出

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

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無道之世者

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上而已矣勉強學

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

功此皆可使還旋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同適

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

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

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

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故

治亂興廢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

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



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皆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

邪氣奸干其閒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低防房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

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上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隨其材而授之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囹圄語名。

秦曰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至

秦則不然。師申申不害韓韓非之說。申不害見五卷十八。韓非見七卷二五。皆善刑名法術之學。楊子問道篇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憎帝王之道。以貪狼性

為貪狼。貪故謂貪。為俗。誅責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

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

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

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sub>朔</sub>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率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臣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

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臣聞天者羣物之祖。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孔子作

春秋上發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天命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趨然異於羣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遇相聚有耆老長幼之施祭然有文以相接驩

然有恩以相愛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掩同致明以微致顯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洛而不亂復福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

周禮

卷

漢武帝

七

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帽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揅**同。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揅。敝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所分。問予。予之齒上日齒下日牙者去聲。其角傅附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

春秋大一統

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與天同意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倣。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見四卷四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註王者受命改正朔。自甸侯以至要荒咸奉之。故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三

漢武帝

七

法制數變。下不知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六經也。禮樂書

詩易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僻

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今江南揚州相。丞相衛

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蘇秦張儀皆戰國遊說之士之

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進

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

王。名非。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

問之曰。粵同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文種蠡伐吳滅

伐國不問  
仁人

之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

齊於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

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況設詐以行之

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

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繆為其

先去聲詐力而後去聲仁義也。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

仁也。王曰善。

正誼明道

二條最有  
功於學者

西山真氏曰。仲舒曰。勉強學問。則問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

仲舒識得本原

董子有儒者氣象

仲舒能言之此豈  
 諸儒所可及哉  
 朱子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  
 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  
 好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日不是只當云  
 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其以情為人之  
 欲則未為害蓋欲為善  
 欲為惡皆人之情也  
 程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歟又日漢之諸  
 儒惟董子有  
 儒者氣象  
 遂昌尹氏日武帝繼文景之後傑然有立觀其  
 即位之始他務未遑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廷  
 又得一代大儒為之舉首於是罷黜百家傳世  
 之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方  
 是時也如水未波如鑑未塵使帝每事若此其  
 盛德可少訾哉夫何數年之後遊宴奢慾宮室

三銖錢

神仙聚斂征伐之事紛紛交舉漢之不為秦者  
 幸爾觀綱目初年所書清淨簡寡與後來擾擾  
 多事相去遠甚然後知人主資稟之高者未必  
 而有進退速之患而始終全德之君在三代  
 易得也

綱春二月行三銖錢  
 綱夏六月丞相綰免以實

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

郎中令迎申公為大中大夫目上雅嚮儒術嬰蚡俱

好儒推轂薦舉人才如推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

郎中令綰請立明堂孝經以為宗祀之所孟子以為

猶後世大朝薦其師申公見上卷上使使者奉安車

蒲輪用蒲裹車輪取其安也東帛加璧下設東帛上加以璧迎之既至問

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

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

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見十一卷十四議明堂巡狩改

歷服色事歷服色見上卷八

綱壬寅二年冬十月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

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為郎中令石慶為內史

太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

太后大怒陰求綰臧姦利事以讓上因廢明堂事下

萬石君

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

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見十五卷三一號奮為萬石君萬石

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

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

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升冠

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

以孝謹聞及綰臧獲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

萬石君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為郎中令慶為內

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丙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



以衛青為  
大中大夫

衛青  
衛氏

有星如日  
夜出

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綱春二月朔日食。綱三月以

許昌為丞相。綱以衛青為大中大夫。綱陳皇后驕妒

擅寵而無子。寵衰。上嘗過。姊平陽公主。參曾

孫平陽侯曹悅。謳者衛子夫。主因奉送入宮。恩寵

日隆。子夫同母弟青。冒姓衛氏。青之父鄭季為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

妾衛媼通而生青。故為侯家騎奴。召為建章名官。在西安府

城西北。監侍中。既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大中大夫。綱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綱置茂陵邑。今西安府

縣。興平

綱癸卯三年冬十月河水溢于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綱

大饑人相食。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綱閩越。見十

八擊東甌。越別種今浙。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於

江淮間。綱九月晦日食。綱帝始為微行。遂起上林苑。

書盧生教始皇為微行。不書於是始書非創也。則其

法書始何終身之辭也。帝在位五十餘年。甫三年已

若此矣。以為不可。置始皇見發武帝踐祚未久。輕舉

君繼體承祧。所繫甚重。出警入蹕。清道後行。鳥可肆

其輕佻。身為匹夫之舉。向使柏谷主人之計。得行其

危。豈不甚哉。書始為微行。則輕宗廟。褻神器。棄萬乘

之尊。失人君之體。其見於此。况又因之起苑囿之役

乎。警蹕見十。綱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簡拔

帝始為微  
行

綱鑑易知錄

卷一

十一

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漢書作嚴助。避明帝諱。朱買臣。吾丘復

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

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朝屈焉。

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猶言不經也。謂不通經術。持論

好詼諧。詼。譏戲也。諧。和韻之言。上以俳優俳。戲優。倡也。畜之。朔時

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私出也。常入南山。在

安府下射獵。馳驚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鄠。今西

安府杜今西安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

嘗夜至柏谷。塢名。在河南河逆旅。客舍也。主人疑為姦

南山射獵

夜至柏谷

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姬於去聲。老婦之稱。異上狀貌。飲去

翁以酒而縛之。上始得脫。又使吾丘壽王除治上林

苑。在西安府渭南縣。初令屬視。連也。之南山。東方朔諫

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也。山出玉石金銀銅

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秬耕稻梨

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蠃蛙魚。貧者得以

給足。今規以為苑。絕卑。澤。障日。障。池水澤之利。而取民

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桑。其不可一也。盛荆棘

之林。大虎狼之墟。怪壞。人家墓。發入室廬。其不可

東方朔諫  
治上林

司馬相如  
諫獵

二也。垣而囿之。騎馳車驚。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何足以此而危殆。無所隄障之車輿。其不可三也。上悅。乃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上又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天子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潛時有銜槩。掘之變。銜馬勒也。槩車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而傷人。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魚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

有風如血

半兩錢  
置五經博士

無形。礙同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畏簷瓦墮中人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

綱甲辰四年。夏。有風如血。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綱乙巳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綱置五經博士。

瓊山丘氏曰。秦焚詩書五經。為世大禁。漢興稍復出。然皆私相傳習於其家。至是官始置五經博士。然後天下之人靡然嚮風。公相授受。以為世業。武帝有功於儒教。豈小小哉。

綱丙午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夏。四月。高園便。

毀。火。帝素服五日。五月。太皇太后竇崩。綱六月。丞

相昌許昌免。以田蚡為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

園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去聲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

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

除拜官吏已盡。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少府官屬

工室之所。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見十

是後乃稍退。綱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閩

越擊南越。遣大行王恢等將兵擊之。綱以汲黯為主

爵都尉。目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

往視之。不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

字長竟天

汲黯矯制  
振民

天子之使。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往視

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

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

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以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為東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太守。好清

靜。擇丞史郡守之屬有丞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苟小

黯多病。臥閣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名為主爵都

尉。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

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

汲黯臥治  
東海

汲黯之躄

云猶言如此如此史略其辭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躄也躄患直也羣臣或數上聲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日告者數不愈莊助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入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汲黯社稷

令郡國舉孝廉

致堂胡氏曰汲黯多欲之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為人君莫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主則能窒欲者也屈於物欲不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君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五伯假之之徒也所謂欲或酒或色或貨利或宮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詞藝圖書以為文或撫劍疾視以為武或關上服遠以為功或耽佛好仙以為高雖汗潔不齊欲有大小然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欲勉行仁義而行之無本其不足以感人心而正民志矣故人君莫大乎脩身而脩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綱丁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綱遣將軍李廣程不識將兵

綱

漢武帝

十五

屯北邊。目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

伍。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行陳陣。就善水草。

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古者軍有刁斗。以銅

食。夜擊持行。鑿音。莫府。見七卷。省約文書。然亦遠

斥候。斥度候望也。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

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

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司馬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

李程將兵不同

武帝徵上得公孫弘

祠五時

祠竈求神

綱夏五月。詔舉賢良文學。親策之。得公孫弘。同。上卷。

綱戊申二年冬十月。帝如雍。祠五時。見上卷九。綱始

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書親者何。不宜親者也。竈五

惑於方士矣。故特書始。目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尊之。少

君善為巧發奇中。時時發言有所中也。言祠竈為今之竈神。

則致物。或藥物。或鬼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

見八。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見同。則不死。於是天子

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秦時賣藥東海邊。時人皆

言千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同。為黃金。久之。少君

立太一祠

聶壹誘  
擊匈奴  
王恢以為  
擊之便

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  
更來言神仙事矣。綱立太一祠。方曰：天神貴者太一。  
太一佐日五帝。於是天。綱夏六月遣間諜誘匈奴單  
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  
吏自殺。法書：誘何醜之也。匈奴未聞犯塞也。而輕聽  
也。故書誘曷為獨目馬邑。今山西大同。豪帥聶壹因  
罪王恢，恢首事也。親信邊可誘以  
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前年與匈奴和親。親信邊可誘以  
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名問公卿。王恢以為擊  
之便。上從恢議，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車騎

殺寶嬰

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  
謂單于猶漢言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  
盡得。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在大同府朔州西。  
得鴈門。今山西太原府代州。尉史郡丞曰尉尉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  
大驚，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上怒，下  
恢廷尉，恢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然尚貪樂關市，嗜  
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綱庚戌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縣名，故城在侯寶  
嬰。法書：非日食未有書晦朔者，此其書十二月晦何甚。殺者也，曷為甚之。越日則春，春不殺矣，以帝為

唯汲黯是嬰  
族灌夫

有恐失之心也故甚之族灌夫不書殺目初孝景時竇  
夫罪人不足書也綱目殺無罪書殺目初孝景時竇  
嬰為大將軍田蚡王太后同母異父弟乃為諸郎已而蚡日益  
貴幸嬰失勢賓客益衰獨潁陰見二十一卷灌夫不去嬰  
乃厚遇夫相為引重夫剛直使酒數朔因醉忤蚡蚡  
乃奏案夫家屬橫夫潁川今開封府許州得棄市罪嬰上書  
論救上令與蚡東朝太后之朝廷辯之上問朝臣兩人孰  
是唯汲黯是嬰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敢  
堅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藉也陵陵吾弟  
命平聲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

四月隕霜  
殺草

有司案治嬰得棄市罪論殺之綱春三月丞相蚡卒  
綱夏四月隕霜殺草五月以薛澤為丞相  
綱辛亥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  
春正月還而卒綱目不皆卒諸侯河間王德卒於  
雅樂對詔策賢也賢之斯卒之矣是故人綱目書獻  
來朝未有書所事者書曰獻雅樂對詔策特筆也目  
河間今直隸河間府獻王景帝子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務得事  
是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時淮南  
王安見上卷十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辨獻王所得皆古  
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周禮記孟子毛氏詩左氏

河間獻王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三 漢武帝 十八



春秋之屬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必如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辟雍明堂靈臺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正月王薨謚曰獻

班固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是故古人以晏安為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之近之矣

**綱通南夷置犍** 堅 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 **番** 陽 今江西饒州府鄱陽縣 令唐蒙上書曰南越 今廣東廣州府 王名為外

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 今湖廣長沙府 豫章 今江西南昌府 往水

道多絕竊聞夜郎 故城在四川遵義府 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

臧 歌 荆 夜郎臨牂江江水至廣州 出其不意此

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為 去 置吏上乃拜蒙為中

郎將將千人從笮 昨 關 在四川雅州 入見夜郎侯多

同 多同 厚賜之約為置吏多同聽約蒙還報上以為

犍為郡 今四川敘州府 時邛 窮 笮 二國名邛今四川邛州 君

長聞南夷得賞賜多欲請吏上問司馬相如相如曰

邛笮冉駹 茫 近蜀 今四川成都府 易通為置郡縣愈

唐蒙通南夷

綱通南夷置犍

卷之三

漢武帝

十九

司馬相如  
通西夷

大風拔木

於南夷。上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今四川重慶上見吏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通關去塞。關益斥開拓也，西至沫水沫水在雅州城西，若水在榮經縣西南。至犍牂犍牂郡，即犍義府，為徼邊也，東北，為置一都尉。綱秋七月，大風拔木。綱皇后陳氏廢，后以祠祭厭聲，入勝媚道，事覺，用收璽綬，退居長門宮，供奉如法。賣太主帝之姑，館陶公主，慙懼稽顙，願謝。上慰諭之，初上嘗置酒，主家主見現，所幸賣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常從遊戲，馳逐觀雞鞠雞鞠，蹋鞠，鞠以革為圓囊，實以毛髮，蹴蹋為戲，角狗馬。

東方朔諫  
納董偃

上大歡樂之，因為主置酒宣室見二十一卷二十八，使謁者引內。納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辟，捐也。朔是時陞戟殿下，辟戟者謂以戟置地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久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域域，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

為篡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在未央宮北引偃從東司馬

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綱**詔大中大

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定律令。**目**上使張湯趙禹共定

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謂拘刻於因循守作見

知法。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是吏傳相監司用法益

刻自此始。**綱**八月螟。明。食。苗心蟲。**綱**以公孫弘為博士。**法書**

前書以董仲舒為江都相則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之士於是徵吏民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

策問之弘對第一遂以為博士則曷為不書略之也

其略之何不稱也先聖之術弘何足以知之然則龍

錯之於直言極諫亦不稱矣則何以書直言極諫其

稱不稱易見也弘以儒名有似於習先聖之術者綱

作見知法

以公孫弘為博士

目別嫌明微削之者龍董仲舒見上卷九**目**是時徵吏

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寺。各

接續飲令平聲與計偕。計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計簿

食之。計使者。苗。支。川。今山東濟南。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

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

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是故因能任官。則分問職治。

去上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

不奪農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

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言有次罰。

公孫弘對

綱鑑易知錄

漢武帝

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氣同則從。聲比避也。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與上合德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登。六畜蕃。山不童。草木澤不涸。此和之至也。臣聞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四者治之本也。得其要

穀固斤公  
孫弘

則天下安樂。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也。策奏天子擢為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徵之人。未有正官。故稱待詔。金馬門者。宦署門也。時有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法。獻之。詔立馬於魯殿門。故更名。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及日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諍於是上大悅之。嘗與汲黯請閒。見十一卷十四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悅其言。皆聽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

汲黯廷諍  
云孫弘

初算商車

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益厚遇之。

綱壬子六年冬初算商車。起商賈書商車前未有算車稅也。問利蓋始於

此書初算商車則帝之措斂作備見矣。綱春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

衛青等將兵擊却之。匈奴寇上谷。今直隸保定府遣衛青

等四將軍擊之。李廣軍敗為胡所得。絡盛。平置兩馬

間。廣伴死。暫也騰而上。胡兒馬奪其弓。鞭馬南馳。遂

衛青擊匈奴有功

得歸。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兩將軍亦無功。唯青得首

虜多。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見上然善騎射。材

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樂為用。有將

帥材。故每出輒有功。綱夏大旱蝗

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綱癸丑元朔元年冬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目詔

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

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

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

石。郡守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

皇子據生

論。不察廉。不勝升任也。當免。奏可。綱皇子據生。春三

漢武帝

月立夫人衛氏為皇后赦

法書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志亂始也於是衛青擊匈奴

奴而夫人衛氏生皇子據故曰太子以兵始終焉終

綱目書子生五皆有故者是故據以反終則書生

弗陵以危嫡則書生宋幼以元凶則書生魏晉弗陵

恂以叛父則書生魏詡以太后之悖則書生魏詡見下

卷三三宋幼見三五卷十三魏恂見綱秋匈奴入寇

三六卷二三魏詡見三七卷二

以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廣曰漢之飛將軍

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今直隸永平府綱以主父甫偃嚴

安徐樂為郎中目臨苗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人主父複偃上

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

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見五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卷七

李廣漢之飛將軍

主父偃上書

嚴上書

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

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

吞戰國務勝不休使蒙恬將兵攻胡見八辟闢地千

里百姓靡敝不能相養蓋天下始畔秦也夫匈奴難

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

弗程督今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

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偃同郡嚴安亦上

書曰今人用財侈靡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

制度以防其淫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內北攻胡

綱鑑易知錄

漢武帝

南攻越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今徇日徇

西南夷建城邑見上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西胡皆事龍城

會處為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無終今直隸順天府

龍城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土崩若字土崩類不

在瓦解若屋瓦解散陳涉見八卷起窮巷奮棘同音

戟柄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持戟柄耳偏袒但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

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

不脩此三者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七

國見上卷號皆萬乘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

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同者此其故

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

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近者關東穀數

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

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

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

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

而已矣書奏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皆拜為郎中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大

五鼎烹

諸侯王  
得分國邑  
封子弟

臣畏其口。賂遺去聲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去聲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魚糜，死即五鼎烹耳。謂被鼎鑊之誅

**綱**甲寅二年冬，賜淮南王安几杖，毋朝。**綱**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為列侯。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宗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見上卷十八然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嫡嗣代立，餘無尺寸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

徙郡國豪傑於茂陵

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綱**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地。見八卷七立朔方郡。今陝西寧夏衛募民徙之。**綱**三月，徙郡國豪傑於茂陵。見上**綱**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并兼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滑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止。今河南懷慶府

濟源縣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俠，任俠也。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卿者也。亦在徙中。衛青為去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



家解平生。睚眦。相忤貌。舉目相忤。殺人者亦殺之。甚衆。

上聞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侍使者。

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奸干犯公法。何謂賢解。

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吏奏

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

人。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

解。

苟悅日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辨辭說。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

三遊德之賊

公孫弘斷郭解罪

誅主父偃

綱。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有罪。自殺。國除。誅齊相主

父偃。夷其族。法。書。齊王書有罪矣。偃請治其罪者也。則

至此極矣。不誅則何以爲。法。綱。目。書。齊相正名也。燕王定國與父偃姦奪

弟妻。殺肥如。今直隸永平。令郢人。郢人家告之主父

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公孫弘請  
誅主父偃  
孔臧乞為  
太常

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之。定國自殺。國除。齊厲王次昌亦與姊通。偃嘗欲納女於齊王。不許。因言於上。曰：臨菑齊都見上二三殷富。非親愛子弟不得王。今齊王屬疏。又與姊通。請治之。於是拜偃為齊相。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自殺。上聞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偃辭不服。上欲弗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國除。偃本首惡。不誅之。無以謝天下。乃族誅之。綱以孔臧為太常。目上欲以孔臧孔子十世孫為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

公孫弘為  
布被

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求垂來嗣。上乃以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綱乙卯三年冬。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春。罷蒼海郡。目時通西南夷。東置蒼海今遼東都司。北築朔方見上之郡。公孫弘數朔諫。以為罷疲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去聲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三公。奉俸祿甚多。為此詐也。上問弘。

公孫弘亦有長處

二事得大臣體

以張湯為廷尉

弘謝曰有之臣誠飾詐欲以釣名且無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為謙讓愈益厚之

元城劉氏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族郭解是也且武帝好征伐天下皆欲諫止之而式身為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為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故弘言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其罪甚於知卒族晉十式見下卷七耐解此二事得大臣之體註金見下卷十九

綱以張騫為大中大夫綱夏六月皇太后崩綱秋

以張湯為廷尉書文帝之世書廷尉二吳公張釋之皆吉人也武帝書廷尉二則張湯

汲黯質責張湯

杜周其人焉二君之謂吳公見十一卷二十一卷二十一張釋之仁暴於此可見矣註見十一卷二五杜周見下卷

三直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汲黯數朝質責湯於

上前質對也曰君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

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見上空虛何空

取高皇帝約束紛更耕之為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

在文深小苛深刻深苛繁苛黯伉抗直也厲守高不能屈忿發

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

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綱罷西夷

綱丁巳五年冬十一月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為丞

公孫弘東閣延賢

衛青率六將軍擊匈奴

相封平津今直隸河間府鹽山縣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庭門而引接賓客。弘外寬內深。諸嘗有隙。無遠近。雖以別於掾史官屬。以延賢人。閣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陽與善。後竟報之。汲黯當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今陝山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平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上從之。綱春。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為大將軍。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今陝西寧夏衛天子令將軍衛青等出右北平今直隸永平府擊之。右賢王飲醉。青等夜至

汲黯不拜衛青

武帝不冠不見汲黯

圍之。右賢王驚潰會圍北去。得裨皮王小王十餘人。眾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還。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青聞。愈賢黯。數朝講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側而視之。廁謂牀邊側也。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然則踞廁者蓋輕之也。丞相弘燕見現。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

見也。上嘗坐武帳。帳織為武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

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東萊呂氏曰。漢武帝踞前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弘。惟於汲黯不冠。則不敢見。其胸中涇渭亦明矣。然其所尊非所任。所任非所尊。此所以有尊賢之名。而無尊賢之效也。人之常情。愈敬則愈疎。愈狎則愈親。武帝之於君子。外合而中離。武帝之於小人。外薄而中厚。世反謂武帝能尊汲黯。而賤中弘。青亦過矣。

綱夏六月。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法書書嘉尊經也。書置博士弟子

此子始。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

朕甚憫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

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除

其賦。第其高下。以補郎中。主宮殿文學掌故。掌故治

習禮儀者為之。故云。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吏

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此公

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綱秋。削淮南二縣

賜衡山王賜書不朝。法書前淮南王安嘗書賜几杖。母

賜當入朝。過淮南乃謝病。於是帝賜書不朝。母云者。

自帝言之也。不云者。自玉言之也。書曰。賜衡山王賜

則何以不書。不書。然則吳王詐病。文帝賜几杖。老不朝。

安與賜比也。故諱之不書。註音。母朝。見上卷十七。目

賜衡山王賜書不朝

綱益身知錄

漢武帝

三十一

初淮南王安見上好讀書屬祝文招致賓客多輕薄  
 士常以厲王遷死見二十一感激安安乃治戰具積金  
 錢即中雷被願奮擊匈奴安斥免之是歲被亡之長  
 安京師上書自明事下廷尉蹤跡連安詔削二縣安取  
 之為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見同相責望禮節閒  
 不相能不相善也賜聞安有反謀恐為所并亦結賓客為  
 反具當入朝過淮南為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上  
 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衛青擊匈奴

綱 戊午六年春二月遣衛青率六將軍擊匈奴自大

衛青復擊匈奴

衛青不誅蘇建

將軍青出定襄今山西太原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  
 建李廣李沮咸屬斬首數千級而還綱 夏四月衛青  
 復率六將軍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敗降匈奴曰青復  
 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  
 前將軍信并軍逢單蟬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  
 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  
 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神皮將偏今建棄軍可  
 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同柿音費附樹皮  
 主疏末之親如木札出於木樹皮附於樹也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職雖當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三

漢武帝

三二

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於以見  
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在所。見三卷  
五 詔贖為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為票  
姚 去聲。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  
奔 勁疾貌。斬捕首虜過當。所將人數少，斬首捕虜為數多，過於所當。於是封  
趨 利便。為冠軍。漢縣，故城在河南南陽府鄧州城內。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  
處軍得不乏，封博望侯。漢縣，故城在河南南陽府城東北。侯信教單于益  
北 愈向絕幕。同漢。直度日絕漠北。以誘罷漢兵。  
傲 騎極而取之。微要也。要漢兵，令其罷極，然後取之。毋近塞，單于從之。

詔民得買爵贖罪

綱 六月，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發爵者國之公器，非可買也。而買之，罪者國之公法，非可贖也。而贖之，於以見用兵煩費之患為何如哉。其日置武功爵，則經費不足，賞功之意又自不言可見矣。是時漢比歲連年擊胡，斬捕首

武功爵

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贖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買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為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亂也。廢矣。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三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289